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

第五年六月十五日（星期一）

成都新聞

壹〇壹〇號

社址 南門文廟後街第二十七號

每份售錢二百文

每日出版一小張

署襪中街 崇業印刷社代印

本報價目：每月大洋叁角 半年九折 全年八折 外縣酌加郵費一角五

悅來川戲園

國曆六月十三日劇目

午（昔）台：反撞關、戰泗橋、（特排名劇）蓮花院（全本）

夜（本）台：紆梅閣會親、今開演十五本玉帶

奉送奇書

國民必讀 強腎秘訣

本書內容有胥瘖陽叢遺精早洩・血枯各閉・胎帶不孕・病症狀原因療法・解並附男女生殖器調創圖一隱・本外埠索附郵五二分寄・附郵票都分即埠街現託成號小洛繪先七十三・袁酒及當生代贈者空壁個本書索取以杜浮濫・

本報出版書籍大廉價

玉獅帶……二元二角

姨太太外史……四角

風流小生……三角

外縣函購郵票十足 外加寄費兩角 ▲成都新聞社 ▲文廟後街廿柒號

廣告價目

英寸每日收大洋 [illegible]多者照舊 [illegible]倍大算 不登

記木先生之罷詩聯

行人

前輩木先生者。善作俳諧詩聯。每一篇出。輒傳誦人口。有畢某者。秀才也。三十始娶。新婦本不貞。預以猪血染白布。定情後出以相示。爲落紅之證。畢覺其僞。持以遍示賓客。謂必須離婚。不能甘戴綠頭巾。且執其書包曰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畢付姑丈馮姓者。先受女家賄。力爲解勸。並稱其落紅非僞。事竟息。木先生戲爲聯云。「畢秀才戴起綠頭巾。接天蓮葉無窮碧。馮姑丈辯明馬布。映日荷花別樣紅」。見者無不軒渠。

有苗姓與先生構訟。三旬不決。又般朱與先生爭一舖址。般費士霖名三叔助力。先生無如之何。因作詠史一聯曰「苗生敢逆三旬命。費士霖忘二叔恩」。巧合乃殷。

前清官府。對於輕罪之犯。有枷枷之刑。鄉人丁某犯罪被枷。荷枷衙署前。先生戲爲詩贈之。中二聯云「曉起乍驚枷少脚。夜行不怕井無欄。霏微細雨肩難濕。斜峭狂風頸不寒」。寫枷狀可爲畢肖。惜起結忘之矣。

然此公祇長於此種詩聯。他作未能稱是也。昨年始卒。年六十有八矣。

夫起能剛。妻豈能順。重燒花燭。幸遂天寵偏退齡」洵佳話也。

汪精衛輓方君域聯云。「持躬茹危苦。救國歷艱虞。罹病難瘳。終棄餘生同敝屣。夙義相師友。深情如姊弟。歸來已晚。空揮殘淚讀遺書」。

有題酒店聯云。「我欲寫憂無去處」。「君亦醒眼看醉人」。筆大如椽。勢力澎湃。佳作也。

時事吟

（六街）

當年秦始築長城。無數黎民血汗成；誰料千秋人事改。牆磚拆去建兵營！

榆關某人拆取城磚。以作修築營房之用。是誠秦始皇料所不及也。

藏中佛土無靈。嘉慶西歸歸不成；領得川資三十萬。至今淹滯在西甯。

班禪活佛數傳回藏。川資三千萬亦已領去。然至今猶淹滯於塔爾寺中。異矣！

必肖。孫未必賢。廣纂科名。只爲老年娛晚景。

作木刺入皮肉之拔法

凡竹木刺入皮肉。澀痛難忍。往往不易拔取。今後可用一小口瓶。瓶內約灌沸水及半。將被刺之處與瓶口緊接。勿使洩氣。待瓶內之水漸冷。蒸氣凝礙。則因空氣壓力的關係。自能吸出。其法甚簡。不需費用。故特介紹於讀者。（仲國華）

奇疾

（湯修梅）

覩狀。曰。疾由誤食而作。酬我多帙。尚可爲也。姑立應之。且謂般能如言。雖十倍此數勿相吝。術士欣然。出示藥少許。和羹飲之。有頃。腹內擾攘不已。咽喉間忽湧吐蠕蠕若蟲蟻之物。累累無算。頓覺胸膈爲暢。舊病若失。自此體日加健。轉瞬數十寒暑。而薄櫬一具。猶厝某處枯廟焉。

聯話

鐵吾

楊潛庵先生。與其夫人同庚。入秩壽筵。又屆結褵逾中。自署門聯云「子未

怪胎

吳淞口外崇寶沙農民張大之妻周氏。三十四歲。結褵以來。巳有十餘載。迄未生育子女。距至七年十一月中旬。周氏忽然經期停止。張全家均以周氏懷孕無疑。大爲欣慰。乃周氏自經止之後。腹部漸大。迅速異常。至上月底爲時甫及四月。竟似十月重身。始疑非孕。遂多方延醫施治。但經一般醫生診視。均斷定確係懷孕。至前日上午、二時許。氏正在下竈煮飯頓覺腹痛劇烈。未幾竟產下一似普通足球大小之黑紫色橢圓形肉蛋。闔家相顧駭怪。一時遠近爭往觀看。有人識爲裡胞生嬰孩之胞中。因胞厚難破。故連胞產下如將胞皮剖開。嬰孩尚可得活張從其議。即用菜刀將肉蛋之外皮細心剖開。不料內綫祇有一包鮮肉蛋色白之粘質物而已。張大爲失望。以爲事非祥兆。遂棄於坑廁之中。至周氏產後。精神尚佳。

王博士信箱

有問必答

［問］日蝕與月蝕之成因何在。

［答］光依直線進行。遇不透光之物體。則成爲影。當月球轉至地球與太陽之間。則月影射於地面而成日蝕。當地球轉至日月之間。則地影射於月上面成月蝕。

憶東北

［陳英］

戈鋋偏海隅。舉國皆昏皇；外受強鄰掠。內有共匪猖。蹙國日千里。抵抗期長力！衰衰當軸者。清談託詞章。黯黎多昧匕。所求一身康。空有如男兒。爲國爭榮光。白刃刺强敵。馬革褁沙場；血滿長城窟。夜夜青燐揚。哀哉何慨慷！引領望東北。惟有浮雲翔。

哀情佳劇 秦雪梅弔孝

三元

（院介）有公主臨門。（老生介）夫迎接。（老旦介）自有接身。（小生公主同上詩）獨步占鰲頭。光輝上瀛洲。（公主詩）纔離金闕地。又來五鳳樓。（吹打）（拜祖宗）（小生介）爹爹婆婆升上。愛孫兒媳同拜。（吹打）呵。今日堂前。爲何不見兩位母親。（老生介）諸親百客賀喜。連清數次。亦出房中。外公外婆到此。也不出堂迎接。不知爲着何來。（小生介）待孫兒媳。前去攙扶。公主隨定本公爺。（老生介）親翁令嬡可稱女中君子。我要請他幾句喲。（老生唱）（錦繡袍）（放臉）美令嬡節操冰霜。（吹打）小生扶梅。公主扶愛玉下。（小生介）兩母升上受拜。（梅介）誰要你來拜。我也受不起狀元一拜喲。（小生介）母親爲何着惱。（雪介）今日當着衆親諸親百客在此。有幾句話說。你可願聽否。（小生跪介）敬聽動勞。焉有不遵。（雪介）你今日稱曉得麼。

笑園筆記

▲審樹

［續］

試使此人抱其子。則張手求抱。狀甚親。梅叱其人曰。盜金者汝耶。速還其金。猶可恕。稍支吾。二罪俱罰矣。其人固言無罪。乃使中間其子曰。此叔叔汝何處見來。則曰。此吾家叔匕也。問叔匕愛汝否。曰愛。常抱我。問叔匕住何處。曰家裏。問誰家裏。則曰我媽家也。梅顧其人曰。猶不供耶。昨晨叔叔家之重門虛掩者。非汝所爲耶。以嚴刑擬之。曰不吐實。且觀此。其人懼。始自承。命役押至家。起原贓。則分毫未動也。或服其神明。梅曰神明之有哉。（未完）

江湖黑幕之一・

……當心上當……

利用「財色」二字騙你的錢

他最注意的是錢莊裏學徒

作此營生也要叩頭拜先生

揭破黑幕請讀者警誡子弟

露天教戲法

（逢夫）

有個朋友的孩子。才十四歲。在校讀書。最近被一個教戲法的誘騙。竟偷了家裏飾物和鈔票叫那教戲法的變。那教戲法的本領真好」。竟會變得無影無蹤。等到家裏發覺。已杳如黃鶴！這是江湖上的一種黑幕。如今寫出來。讓人家不要上當。

掛起招牌 教授戲法

在馬路旁牆脚邊。往往看見掛着一張竹製的招牌。布上寫着「教戲法」。還畫着不少的圖。教授魔術。是很容易打動少年人好奇心的；實在這種生意。大半都是借此行騙而已。

投你所好 行其所騙

這般借戲法行騙的。在他們行中的術語。是叫做「小兒寶」。先要拜過先生。教你一切的手法。然後可以拿了那張「賭十」（即竹布製的招牌）各處去開生意。否則。你在站地開生意。行伍中人。是要盤問你根底的。當他掛了招牌之後。先拿撲克牌或檯球。（他所會變的也沒有幾種）做幾種變法。引誘過路的人。站住脚。這術語叫（點蓬）。最注意的主客。（術語稱做店大哥或店生）是煙紙店或錢莊的學徒。和學校的學生。因爲煙店錢莊的學徒。時有拿店主先生的命。拿了鈔票去解銀行錢莊的機會。而且都年輕識淺。頭腦簡單。最容易入彀。而行使他的騙術。你想。這種露天教戲法的。單靠一角二角的教戲法。只好喝西北風。況且還有逢着天擺（即下雨）的時候呢。他們靠此爲生。在實上際說來。無非是行騙。（未完）

殺鄉

東門口下第九十七號 … 豆豉 … 斤 … 五口 … 三二二

撥發取莊　格外減價大號　豉主鋪

招登廣告

徵求小說

茲有某君欲徵求「野人記」「俠隱記」「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」「法宮秘史」「荒江女俠」初集上冊「留東外史」四冊以下各集。張恨水著「鐵血情絲」。有願讓者。價錢不細斷。請移至文廟後街廿七號接洽。或函知。

婦女救星

英武侍家秘 缺書德月治 子仙方經治 女一切雜症來 醫治者立刻見 效現住縣都苦 竹林街痰百 一號一五

愛國歷史

長篇小說

鸞鳳劍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四十二回 李胡氏巧使回生丹 水中飄計賺仁義郎

周英慌提劍來。鴛鴦神蕭鵬。舞開那柄獨足反掌銅人。指東殺西。指南殺北。便一似虎入羊羣。待到醉花郎周英趕將去時。蕭鵬却早轉殺往江邊人多處來。這時馮豹兄妹。正思三十六計。早走爲高。怎見賊軍紛紛後退。鴛鴦神蕭鵬奮勇殺到。齊都精神驟長。這壁廂水中飄馬敬。早得急報。聽說蕭鵬殺出莊來囉。馬敬恰一似殺人提在冷水裏。驚得呆了。急棄了一衆哥弟。意欲趕往周英處。會商個抵禦之法。不防蕭鵬風掣電捲的殺到。衝破重圍。救了馮氏兄妹。水中飄見機勢不好。急忙逃避。那知冤家路窄。偏又與蕭鵬迎面撞見。蕭鵬驀見馬敬。肺都氣炸了。一亮銅人。便向馬敬撲來。馬敬猛見蕭鵬。駭得回便跑。蕭鵬那裏肯捨。曳着銅人。直追下來。一壁追趕。一壁便在喝罵。馬敬娃娃。你敢哄騙俺蕭鵬。想是活得不耐。俺便送你歸西去。水中飄那裏還敢回答。只往前鑽。前奔的似雲掣電。後趕的似猛弩離弦。馬敬仗着身軀矮小。專一揀些彎曲小徑行走。蕭鵬幾次飛舞銅人去。都未將他打着。不由怒憤愈增。馬敬也十分忙亂。亦不敢停留半步。相將奔跑得里把路。蕭鵬正想用飛鎚結果馬敬性命。驀聞馬敬一陣哈哈道。道蕭的。你敢也不敢。與爺在這蘆葦裏大戰五十合。蕭鵬冷笑道。蕭爺懼你。馬敬道。不懼便來。鴛鴦神蕭鵬氣往上冲。一縱銅人。大踏步趕將去。蕭鵬還未趕攏。耳邊廂但聽噗咚一聲看亮。水花四濺。馬敬早已跳下江去。蕭鵬趕到岸邊。探頭看看。却是奈他不何。馬敬伸出個頭兒來。獰笑道。姓蕭的下來瞧瞧風光。馬爺失陪了。說着。一低頭。趕個水底去了。蕭鵬只得忍恨吞聲。折轉身來。馮豹馮雲娘。早將那桿惡棍。趕將東西散了。醉花郎周英。見大勢已去。醉花郎周英有名的機靈鬼。怎敢久留。又聽說馬敬吃蕭鵬趕下去了。料定是凶多吉少。自己見風使舵。便先奔下。馮豹雲娘。見衆人都散。便轉殺到馬家莊裏來。迎面遇着過天風雷洪。馮豹雲娘還未開口。雷洪便在叫苦道。這是怎麼說。那馬家莊各處搜遍。都不見白公子踪影。俺又駭問幾個家丁。却又說果真水中飄馬敬與醉花郎周英。先將白公子哄騙到莊。拘囚在水牢裏。那知他們又引我去瞧時。水牢尚自關鎖得好好的。竟自空無一人。連馬敬那廝的住宅。俺也搜遍了。那裏去找甚白公子。這却拿來怎處。馮豹雲娘。都同吃一驚。訝道。既是鍾興言說在前。賊莊家丁說明在後。白公子定困此莊中。毫無疑義。怎地又會不見踪影。難道是周英馬敬另有鬼計。三人正在躊躇。恰好鴛鴦神蕭鵬趕到。見得馮豹雷洪。便連連嘆氣道。可惜可惜。俺生放馬敬那廝去了。雷洪却無心聽蕭鵬言語。先將白成玉之事。向鴛鴦神蕭鵬說了一遍。蕭鵬聽說成玉失踪。也不由怙惙。雲娘道。俺們且再往莊中搜索一番來。雷洪道。俺去尋鍾興。正說時。鍾興已到。蕭鵬便同鍾興。白公子可是在此間被刦。鍾興便道。怎的不是。又指手畫脚的說了一遍。五人重入莊中。各處尋找一遍。連馬敬內室都偵探了番。那裏有成玉的影子。看看日已西墜。雲娘復慮馬敬黨羽重來。便向蕭鵬雷洪等道。如此之計。惟有俺們各投一方。四處尋覓白公子下落。蕭鵬道。俺便往沂州一路。探訪成玉行踪。雷洪因要投山東。便認山東一路。馮豹兄妹使往禹州。老家人鍾興。自回淮安。蕭鵬等起身。這且不表。且言水中飄馬敬。被蕭鵬追趕得急。幸得有條金島江救了性命。泗着水直走了四五里遠近。方始敢慢地偵查會。見無動靜。悄地步到岸上來。四週遭瞧瞧。都無踪影。先投附近弟兄處探探。那些弟兄們早在莊前莊後。時常偵查。見得蕭鵬等遠去。便來各處找尋馬敬。水中飄馬敬。回得莊來。聽那些弟兄道起。蕭鵬等。係各走一方。並無白成玉同行。回得莊來。便直往水牢裏來。見白成玉。却見水牢門大開。銅鎖墮落。裏面悄無人踪。那裏有甚白成玉。再往裏間看看。更是吃驚不小。東西找尋。箱櫃亂擲在地面。衣物凌亂。所有值價東西。都一搜而空。連他妹子馬盛月。也不見踪影。馬敬大聲吶喊了幾遍。那裏有個人聲。不由更自憤怒。便有手下弟兄勸道。姑娘使得好一口單刀。百來個人都近他不得。或者見了一衆賊子。拾奪衣物。憤氣不過。追趕下去。也未可知。水中飄馬敬一想。這也是理。便叫幾個得力弟兄。收拾物什。自己提刀四處來尋盛月。走了一轉。休道馬盛月未曾瞧見。連一個下人都未找着。

長篇連載　奇俠小說

奇俠怪傑

第十九回 日觀峯飛劍斬仇元 戴雲嶺盤人傳絕技

差不多。百步以內的人。都要聽得驚魂動魄。身搖股戰起來。他二人正在圖與高采烈的當兒。只見坐在高處大石頭上面。那個覺非和尚。登時把手一揚。一道金光。聲如雷霆。直劈下來。二人都吃一驚。趕緊將身體向圈外一跳。李士英的湛盧劍。已墮落在地。了因手中的一根竹竿。只得剩半截那椏椏杈杈。枝枝葉葉。都散碎的創一地。

第二十回 岐路分金驪謌悲[illegible]遭 小人有母義士合風萍

却說。因李士英。猛聽得雷霆也似的一聲響。一道金光直劈下來。原來是覺非長老。坐在面一塊大石上。見他圖得興酣。也不由的贊嘆了一聲。就把衲衣上能下了一粒銅鈕。擎在掌中。對準他們的劍光中。把手一揚。就如雷霆。直劈下來。所以他二人。不由的大吃一驚。就跳出了圈外。走到覺非長老的面前。都一齊跪下。覺非啊啊的笑道。你們的劍術。雖然不能說是到了百尺竿頭。也可以說是精妙了。雖然抵不過老僧的一粒銅鈕。也可以出入千軍萬馬。綽綽然有餘地了。

說着。就叫他們都立起來。又對李士英說道。你既然學會了劍術。須要自己精進。不可懈怠。方不負你師兄教導你一場。你可今日就收拾了下山去吧。李士英一聽這話。就撲通的又跪了下來。說。師父既然救弟子一場。弟子情願終身侍奉師父。却不情願下山去的。覺非立起身來。用手將他換起。說道。好孩子。你這話又錯了。你現在尚有你父母在堂。你到這裏來。也過了這幾個年頭。不但你父母終日的倚閭盼望。就是你自己想着家中。也應該牽挂。爲師今番叫你下山。一者叫你去看望你的父母。二者你也應該閱歷一番。自己去做些行俠仗義的事業。以做學道的基礎。你現在的魔障未了。留在這裏。也是沒有益處的。李士英聽着。一則觸動他的思鄉心念。一則牽動他的離別情懷。不由嗚嗚咽咽號哭起來。覺非笑道。痴孩子。人生有會須散。終久是要分別的。何况現在是偶然離別。不久當重叫你上山來。仍可以跟爲師在一起兒頑耍。你又何必這樣傷感呢。只要你能够有志氣。多做點好事情。爲師總會曉得。那就是你不忘爲師的教育一場

滑稽小說

五一尋弟記

第廿二回 滿紙錯字詩人恨 兩張名片小姐驚

說罷。把門推開。二人踏進去。忽然眼前一亮。因爲全室都掛滿着的裸體圖。大大小小。各式各樣。細細看去。模特兒都只有一個人。這就是倪直介的母親。果然看不出是一個已經孩子也生得極大的人了。在畫上看去。真不過像二十歲左右。或者看起人來要見得老一點。二人先認識了一回太夫人的像。然後細細去看各張的姿勢。真是奇奇怪怪。無所不有。坐的立的。仰的臥的。伏臥側臥等之外。還有金鷄獨立童子拜觀音等姿勢。都是一足立在地上。一腿舉起的。這種姿勢。很不容易。更有什麼平沙落雁。蘇武牧羊。昭君出塞等。愈覺奇怪。以外再有幾張特別的。是一個美女裸體騎在木驢上。啓齒歌唱。還有一個無頭女子。手裡捕一巨蛇。再有一個猙獰巨物與仙女各施法術而鬪。任二麻看到這一張。便問倪直介道。別的畫上都是伯母。獨自一人表演。這一張都有兩個人。那怪物是平空畫的呢。還是用人扮的。倪直介道。憑空畫起來。恐怕太近想像。所以也用人扮的。還特地替他化了裝才開始表演的。任二麻道。倒也不容易找這麼一個適當的人物啊。倪直介道。不是他身體很魁梧麼。這就是前天談起的那個叫做陸根榮的車夫扮的。後來家母一定不肯歇去他。只得用了。恰巧我要畫這張畫。我也有藍本。是汪喇嘛借的歡喜佛佛像中臨下來的。缺少這麼一個扮怪物的人。就叫陸根榮來担任了。所以這一張畫。還是昨天才完成。今天要另畫新畫。特地請你們二位來指教。

◇◇◇◇